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刘绪源 著



YZL10890172614

少年儿童出版社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刘绪源 著



YZLI0890172614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刘绪源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1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ISBN 978-7-5324-9145-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1916~1977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8894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刘绪源 著

蓝 佳 装帧

责任编辑 梁 燕 美术编辑 蓝 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6 字数 249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145-2/I·3490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一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有这样一个妈妈，在孩子出生时准备了大量的童书，由浅入深，打算让孩子循序渐进地读，以培养一个她心目中的理想的儿童。她会成功么？当然中间还会有不断的调整，比如觉得孩子理性少了，科学思维少了，就加上《十万个为什么》；看到他绘画水平提高不快，就再添上些华美的图画书……她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且来看两份书单。

先看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的书单，他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物理系名誉教授，1939 年出生于重庆。这书单发表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南方周末》上。陈先生写道：

先讲影响我成长的书籍，那是很庞杂的，主要因为父亲修读国文出身，却有强烈新思想。小学阶段他就给我买来了许多翻译的故事书，印象最深刻的是《苦儿流浪记》《爱的教育》《格列佛游记》等。姊姊在病榻前为我娓娓讲述书中宝莲妈妈、煤矿灾难、白鸟号游船、大人国、小人国、少年笔耕等情节的景象，至今犹历历在目。至于叶圣陶、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则深入浅出，又使我对旧文学生出亲切感来。除此之外，记得还有刘易斯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马克·吐温的《顽童流浪记》和《顽童历险记》，它们像是儿童故事，可是读来总是不得要领，生动有趣的情节永远会被莫名其妙的对话、议论打断。然而，它们还是有奇特魅力，让我把它们从南京带到桂林，到香港，不时翻阅，慢慢读

出一点味道来,但我领略其中奥妙,则是很久之后了。当然,《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早就在父亲膝上听熟了的故事,这类传统小说后来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它们和脑子里的外来思想搅拌在一起,产生了很奇特的自我意识。老师认为我反叛,作文总是标新立异,恐怕与这有点关系。

小学六年级开始,有机会自己去逛书店。这打开了像森林般丰富幽深的天地,其中最先令我着迷的,是《人猿泰山传》《福尔摩斯探案》那样容易满足少年人胃口的“甜点”。到了中学阶段,自不免要翻翻巴金、鲁迅、茅盾、冰心,不过多是囫囵吞枣,真能打到心坎里的,只有《呐喊》《彷徨》《野草》等少数几部,因为只有它们才不啰嗦,经得起咀嚼回味。至于西方小说,后来也胡乱看了不少,但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些皇皇巨著虽然令人肃然起敬,却“尊而不亲”,没有很大吸引力。令我沉醉、入迷的是《猎人笔记》,令我震撼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令我“过瘾”的是《双城记》《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还有还珠楼主、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日后迷上日本电影,又读了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雪乡》、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丰饶之海》,因此也认识了大和民族所追求的那种诡异凄艳之美。

升上高中之后恰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殷海光、劳思光的著作纷纷出版,引起一阵文化热潮,我也凑热闹浏览过不少,至今还有多种搁在书架上。可是反复细读和吸收了的,只有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大纲》,此外都是浮光掠影,甚至过其门而不入。我对科学的兴趣是初三那年碰到《微积学发凡》,由这小册子触动的,跟着被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两卷本《柯氏微积分学》(柯氏即 Richard Courant)激发。此书清晰、严谨、有系统,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当时还浏览过不少科普书籍,印象最深刻的是爱丁顿的《膨胀的宇宙》,题材有趣,义理深奥,译笔却艰涩之至,读来有如天书,后来见到英文原本,方才豁然开朗。此外还有黎铿巴(H. Reichenbach)的《原子及宇宙》,很能传达量子力学所产生的震撼、兴奋、新气象……

陈先生的书单很长,后面是他长大后的阅读记录,也包括了大量的专业书,我们就引到这里吧。这份书单里有很多标准的儿童文学,如《苦儿流浪记》《爱的教育》《格列佛游记》《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等,还有《汤姆·索亚历险记》



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当时译作《顽童流浪记》和《顽童历险记》)。但也有很多通俗的消遣性的读物,还有更多不属于儿童文学的书。我想说,这是一种很“正常”,很自然的读书状态。其实,陈先生儿时所处的已是一种很理想的阅读环境了。

下面一份书单是我自己拟的,在我拟写之前,还无缘见到陈先生的大作,所以并非对陈先生的依样画葫芦。陈先生的阅读始于上世纪40年代,我则始于50年代。我的读书经历不能与陈先生比,但尽管有高下之分,却也不难看出二者有相似之点:

我也许从小就可算得一个儿童文学爱好者了。父亲常为我们买《小朋友》杂志,也经常买一些图画书(我现在还记得的,就有《这样好,这样不好》等——这一本是根据马雅可夫斯基的童诗改写的),上学以后,订过《儿童时代》(记得有一期上集中介绍了《大战火星》),以后更是《少年文艺》的长期订户(任大霖的《在团旗下》是其中印象最深的作品)。我喜欢柯岩和任溶溶的诗,自己也学着写诗。也读各种少年小说(郑开慧的《船长的儿子》就曾为我爱不释手)……可是,我并不是光读儿童文学的,我同时也读成人文学,或更多地读成人文学。我先是耽读《水浒》连环画,后来就成了《水浒》迷,从小学三四年级起,每年暑假要读一遍《水浒》,那上下两册的繁字本从图书馆捧回家来的时候,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而看《小城春秋》《战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等,是小学二年级时的事。到小学四年级,看柳青的《创业史》,没看进去;看鲁迅的《故事新编》,没看懂。但很不甘,想着以后一定要重看……

有四本书,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即吴梦起的中篇小说《青春似火》和邓普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它们在今天都应该算长篇了),刘克与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央金》和《高高的白杨树》。这四本中,只有《青春似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其他都不是作为儿童文学出版的。但《军队的女儿》深深地吸引并感动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我和人生。《央金》和《高高的白杨树》使我体验到了小说之美,它们影响了我后来的文学观和艺术眼光。而奇怪的是,即使在中小学时代,对我影响更大的,竟还是成人文学,甚至是当时并没有读懂,或根本没法完全读下去的书。比如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看不下去,至今也没读完全部,但我对小说开始部分极端

着迷,对书中有冬妮亚的段落都很喜欢(这很可能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阅读经验)。不光爱读小时候保尔与冬妮亚的朦胧的感情,也爱读他们长大后,冬妮亚成了官员的太太,保尔与他们夫妇在火车上的那场邂逅。保尔穿着工作服到车厢里修灯,冬妮亚为保尔现时的处境而惊讶,对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充满怜悯,她原以为,革命多年,保尔早应该是大官了。保尔受不了这种怜悯,对此嗤之以鼻,并对她表达了一种压抑不住的轻蔑。这段情节,让我感动极了,可以说是少年时代阅读中最打动我的片断。这是很适合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来作分析的情节。但保尔对自己艰难处境的坦然和自傲,显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职位高下看人的平等的价值观,以及决不对高位者表示向往的倔犟性格,这当然是革命的产物,却让少年的我充满了景仰。几十年后,当我看到那些鼓吹向上爬的作品,看到文学或生活中的官本位,仍会产生深深的厌恶。而儿时未能完全读懂的书,如伏尼契的《牛虻》、孙犁的《铁木前传》和鲁迅的全部作品,到后来,竟都成了我的最爱。

我不敢说我的书单有多大价值,但我至少能保证它是真实的。将这两份书单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可以对如下的问题作一点思考:

比如,儿童和童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或者,再扩大一些,儿童、家长和书,这三者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书有多种多样,在儿童面前,书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品种结构?是单纯一些好,还是像陈方正先生那样“庞杂”一些好?

还有,我们应如何看待儿童阅读的自发性、自主性、偶然性?

读过的书将会在儿童的未来人生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儿童的阅读结构是如何随着他们的成长悄悄演变的?

.....

还可引出更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概足以写出十几篇专论。我在这里只想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即:想以预设的童书培养一个理想的儿童,是否可能?

我的结论是:不可能。虽然这有可能养成孩子很好的读书习惯,但这毕竟是想象中的阅读环境,是封闭的、非人间的环境。孩子不是面团,他有自己的成长规律,并不是一切都可由外力操控的;而读书的影响终究有限,孩子除



了读书,还会观察,他会将生活与书本作不断的比较,而且人小鬼大,哪怕你隐蔽得再好,他也会看出种种蛛丝马迹,他也会存疑,以至反抗;何况,书也有多种多样,除了儿童文学,还有其他种种文学,还有文学以外的书,正常的阅读不应该是被规定的,被指定的,而应有阅读的欲望,有选择的自由,是愉快而闲适的,它更像玩,而不应像上课——至少对低年龄的孩子是如此。所以,像陈方正先生儿时那样的阅读,也包括我儿时的阅读状态,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他渐渐地走向了自然科学,同时也保持了文学的修养;而我,在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当然后来又有了向思想史发展的趋势。这都是无预设的、很神秘的选择(有点像达尔文所说的“天择”),它的形成过程连本人都意识不到。这其实是自由阅读和性之所近的自然融合——而在你的目力所及之处,有没有那样一些书让你偶然相遇,则是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很像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妨回忆一下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的一段话:

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事实就是如此。童年的阅读,正是当年的“大量的木材”中的一部分;而儿童文学的阅读,只可能是这一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也许有一个误解,就是,什么都希望直接有效,希望能掌控事物的发展,希望自己的努力一点也不白费。而其实,文学的,或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都不是这样的。它们恰恰是缓慢的、松散的、看不分明的;而且,并不都是好的,有用的,它离不开不断的放弃和淘汰,正像人吃进去的食物不会都变成血肉,其中的大部分恰恰是要自然排泄的。

一本书面世了,这有点像撒到河里的鱼食,哪些会被游来的鱼吃掉,哪些则悄悄沉到了河底,它是随机的,而不像抓住鸭子一只一只地填食。它也像天空洒下的阳光,哪一道照到了石头上,哪一道正好给植物吸收(然后就开始了复杂的光合作用,转化成能量),也是没有一定的,阳光不是射灯,总是照着一个固定的预设的目标。文学的影响弥散四周,它让人自由拾取。

这不同于政治、军事,不同于商业,也不同于教育。政治、军事是有明确目

标的,并要力求全胜;商业投资是要回报的,并总是要求回报最大化;教育也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每个课时都要有一定量的推进。但文学和文化不是这样——凡是与政治军事、商业投资、教育规划相似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我们都要警觉,因为,那肯定不是真文学。

一定有人羡慕动辄印行十几万的商业童书,羡慕由教育部门大批派发给学校的必读书,羡慕因政治运动或政治人物号召而发起的群众阅读……但这更是商业运作、教材式运作或政治性运作,这都不是处于自然状态的纯文学阅读。它们取代不了后者。

儿童文学,或者说,儿童文学中的纯文学,就是从天上洒下的一缕阳光。更准确地说,是阳光中的一种成分,比如,是七色光源中的紫色吧。它必须存在,阳光中缺少它是不行的。至于你是不是吸收,从中吸收了多少,那就是你的造化了;然而在这片大地上,不提供阳光,或不提供包含紫色的阳光,那就是文学的缺位,或儿童文学的缺位。

在我的童年和陈方正先生的童年,我们看了很多书,哪本书在后来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我们都很幸福,因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书。我们沉浸于“自然的阅读”,而未陷身于“强迫的阅读”。书的品种说不上齐全,但至少不单调;而且,其中都有儿童文学。我想说的就是,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如果在孩子们所能读到的书中,没有了儿童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了儿童文学中的纯文学,那么,这个时代就是畸型的、可怕的,甚至是可憎的。虽然孩子们不可能只读儿童文学(读得更多的可能并不是儿童文学),而且也不可能只读好的儿童文学(质量低下的童书充斥书市几乎也是难免的),但在他们的精神食粮中,必须有儿童文学精品在,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还是再作一个比喻吧:纯文学和一切商业性、实用性文学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它不是投下一点饵料以钓鱼,而是向大海撒出最好的食物——不是为了把鱼钓出来,而是为了那些幼小的、也许永远不会见面的鱼儿们的幸福的未来……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作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只是为着给今天和未来的儿童们提供最好的精品,因为他们知道儿童读物中不能没有这样的品种。想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人往往得不偿失:因为这只有真正燃烧自己才有可



能写出(但不一定真能成功),它们未必畅销(有时是不燃烧自己的书反倒更好卖),而且未必会得到好评(现在有不少好评都是跟“卖得好”联在一起的)。然而他们还是奋力地写,精益求精地写,并因燃烧了自己而获得巨大的愉悦,因自己创作的长进而无比快慰。他们不是在“填鸭”,他们也不是“射灯”,他们向茫茫书海投入真生命,作着不求功利的奉献。表面看,只有他们自己和少数真正懂行的批评者、出版者知道他们的价值;但其实,孩子们是知道的,读过他们作品的孩子会从中得到深深的愉悦,也会悄悄吸收其中的能量,在他们长大后,他们会感念儿时读过的那些最难忘的书。他们也许记不得这些书的作者,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以为,这才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



序 二

什么是儿童文学中的纯文学？

纯文学与别的文学（比如通俗文学，比如商业童书）的区别在哪里？

下面是我对于纯文学的一个思考提纲。这不是专谈儿童文学的，但我以为，它完全适用于儿童文学——

1. 凡文学作品都须有一定的文学性，而纯文学是文学性最强、最集中的品种，是宝塔尖上的作品。在商业社会中，其商品性往往不如大众文学。所以，真正应该保护和扶持的，恰恰是为数不多的优秀的纯文学作品。

2. 大众文学追求的是“好看”，纯文学追求的是“好”。“好看”是一目了然的，“好”则惟有审美的眼光和耳朵（还有心灵）才能接受。审美能力的提高，要靠审美经验的积累，所以纯文学的接受对象相对就要少些。也因此，纯文学是脆弱的，在商业社会更易被扼杀。但只有纯文学才能代表整个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才能引领文学前进。扼杀了纯文学，也就扼杀了文学的希望。

3. 纯文学的核心，是真生命，亦即真情实感。这是从作者的人生体验中提炼出来的，是创作主体燃烧的结果，是作者不得不写的东西，它不是为外在的需要或利益而写，只是为了—种精神的需要，—种创造的冲动，—种发自内心的不平则鸣。

4. 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未必都能成为纯文学，它还须有一定的先锋性。这先锋性，主要不是指形式的新异，而是与客观环境形成有机的张力：这既是指



社会人生的环境(人人心中所有),又是指文学的环境(人人笔下所无)。生活在前进,如果“人人心中”已有(或已开始需要)的变化作家还没能意识到,一时还跟不上,那他的创作就难以成为真正的纯文学。同理,如作家意识到了,走到了时代生活的前沿,但别人早已写出,你只是跟风式的创作,那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纯文学。所以,这先锋性也可称为独创性,但这并非只是形式的独创,而必须同时含有“时代精神”。

5.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文学与学术作品是很相似的:学术必须走在本学科的前沿,必须以真才实学为基础,这正与纯文学必须包含“时代精神”,须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相对应;所以,它们都须是有创造、有推进的,因而都是独一无二的。

6. 由此可知,为什么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过去的好作品那么多,图书馆放都放不下,市场上的杂志和书卖都卖不完,为什么还要有作家,还要有作家协会,还要设那么多高端的文学奖,还要鼓励新的创作?我以为,这不是从数量上来考虑的,更不是从商业上来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体现我们最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代表我们时代最高水平的纯文学、好文学。黑格尔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法哲学原理·序言》,重点号原文所有)那么,同样道理,文学(我主要指纯文学)也就是“**把握在永恒人生与人性的文学表现中的它的时代**”。真正好的文学,即使是最看不到时代痕迹的童话作品,也同样合乎这一原理。如贝洛童话《穿靴子的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新兴阶层看不上传统的一盘磨、一头驴的致富方式,而要靠智慧(凭着欺骗与掠夺、凶杀)改变自己的生活。拉斯伯的《吹牛大王历险记》说的那些狂得没边的大话,既包含了打破地域局限的新的眼界(如写美洲火车之快,快到耳光也来不及打:举手打这一站的站长,却打在了下一站站长的脸上),又体现了冲破一切束缚的思维上的造次和逆反,这和当时德国境内的“狂飙突进”运动大有关系。在俄国的别林斯基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叫《现代人》,后来又有一本杂志叫《同时代人》,那里所发表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体现着最新的时代精神。那时没有作家协会,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又编、又评、又创作,起到了类似于作家协会“创研部”的作用。

7. 这样看来,那些跟风的、重复的、泛滥成灾的商业书,哪怕再美艳再煽

情,销量再大,也与纯文学无缘;而另一些品位不低的作品,虽有真情实感,但没有新的时代精神,也还算不上纯文学。当然,纯文学性也与环境因素相关,一种作品放到另一种文学环境中,其纯文学性也会发生变化。如某一环境中已有大量相类的作品,则它的纯文学性就会相应弱化以至于无;而在一个停滞的环境中一旦引入充满新思维新体验的创作,就有可能引发爆炸性的效应,虽然这作品在原产地未必是最优秀的。所以要探讨一篇作品的纯文学性质,须联系其产生之初的社会和文学的环境,也不可分析今日的新的环境特征。

.....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思考提纲,但我的意思大致已包含在内了。提纲在《文艺报》发表后,前辈戏曲理论家蒋星煜先生来电说:“这个提纲看似随意散漫,却不会是轻易写出来的。扩展开来写,这可以成为一本大书。但其中有些问题比较复杂,像‘时代精神’,过去强调这一点的作品,恰恰大多不是‘纯文学’,这是为什么?这要说清楚。”我很感激这样的鼓励和切磋。

的确,这个提纲中,最重要的,也就是三点:

一、纯文学是脆弱的,但纯文学代表整个文学的最高水平,并引领文学前进。

二、纯文学的核心是真情实感,它要作家投入真生命。

三、纯文学要有先锋性——这也就是时代精神。

这里的“先锋性”,既指文学形式上的,也指文学内容上的,也就是,作品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带来新东西,要有新突破。而且,这突破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的,它不是借文学作品说思想,更不是图解一个时期的政治或政策(过去那些被称为有“时代精神”而其实只是图解概念图解政治的创作,其审美价值恰恰是最成问题的)。审美与思想一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在这种把握与探掘中,有时是思想走在前面,有时却是审美和艺术走在前面。1986年1月,钱锺书先生在一封信中说过:“则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之为时代之触须(antenna)’(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信末他又不得不重复地说,“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这也就是说,在审美的掘进和思想的掘进中,诗(艺术)与哲学不是



同时达到某一深度的,二者常常是交替的,“交煽互发”的。这种以文学审美的方式实现的探进,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纯文学的“先锋性”,这也就是“时代精神”。

当然,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性”也值得并需要作出探讨。只是,因为儿童文学读者对象的关系,它在形式因素上的变化不像在成人文学中那般突出。

我的这本小书虽在书名中出现了“文学史”字样,其实很可能只是一本“书话”的合集。但这束书话是相对成系统的,是对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中较优秀的创作的鉴赏与批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些作品中的一大部分是可被称作“纯文学”的;或者,也可以说,我将尽可能地在这些作品中发掘“纯文学性”。通过这些书话短章的叠合,希望能够看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纯文学艰难发展的线索。倘能如此,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是一种尝试,是将我关于纯文学的理论思考放到文学鉴赏与批评的实践中去的一次碰撞。我只顾大胆做去,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作者自序于香花桥畔。

草毕于庚寅中秋前十日;

改定于寒露,是夜温暖如春昼。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8

卷 一

一、白话文与《尝试集》	3
-------------------	---

中国儿童文学是和“五四”新文学同时诞生的。现代白话文学最早的成果——胡适的《尝试集》，其中有一多半就是儿童诗。胡适的其他文字也用近乎儿童的语言写成，也是充满童趣的，他的一些题材重大的论文也如此。

二、陈衡哲的《小雨点》	10
-------------------	----

《一日》和《小雨点》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小说与童话。中国儿童文学正是由胡适、陈衡哲、任鸿隽、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赵元任等大文化人共同开创的，其起点之高不容小觑，纯文学传统也其来有自。

三、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	16
----------------------	----

叶圣陶的童话是自觉的儿童文学，自叶圣陶始，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分开，这在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学发展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童话集《稻草人》中，真正失败的恰恰就是这篇以堆砌黑暗达到控诉目的的《稻草人》，它的价值被一再拔高，给后来的儿童文学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四、周作人的理论与冰心的《寄小读者》 24

周作人在“五四”时有巨大影响,新文学运动两大口号——“白话文学”与“人的文学”,就由胡适和他分别提出。周氏也是首屈一指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可惜其理论在当时难以付诸创作实践。冰心的《寄小读者》尽可能发掘童心童趣,并坚持“说自己的话”,这都合于周氏理论。

五、凌叔华的《小哥儿俩》 32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到《小哥儿俩》等作品问世,才真正出现了艺术成熟的标记。它是“自觉的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同时也是充满艺术个性“说自己的话”的,它是成人与儿童都能接受的,而且,今天读来仍没有时代隔阂。它的魅力很可能是永恒的。

六、沈从文、陈伯吹与老舍的“阿丽思” 42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大开了中国作家的眼界,沈从文与陈伯吹都曾“仿作”,但都不成功。当时的中国社会很难容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创作,作家自身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小坡的生日》中有“阿丽思”式的精彩片断,但总体看它也仍是不成功的。

七、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 53

《大林和小林》可以使孩子从头笑到尾,其喜剧性根基在童趣。但很少有研究者指出:此中的“坏人”竟也是儿童,也有“孩子气”,这与它的阶级斗争主题不合,却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游戏性。这与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美学理念有相似之妙。但这部天才童话也开创了“图解政治”的传统,给以后的儿童文学带来了负面影响。巴金的《长生塔》等也有此类倾向。

八、从“政治童话”到“教育童话” 66

四十年代末的“政治童话”是时代的产物,虽有进步意义,但未能表现丰富多样的儿童生活,未写出儿童不同于成人的苦恼和欢欣,离“儿童本位论”已愈



来愈远。五十年代初“教育童话”大兴,正是在此基础上转化与延伸的结果。

卷 二

九、鲁兵与柯岩:童诗从哪里出发..... 79

低幼教育者常常分外注意“儿童性”,鲁兵等人的向着“清浅”的努力,应成为今天和未来创作者的财富;但鲁兵的诗常有“思想大于形象”之病,原因在于它们多是从“教育”出发的。柯岩的诗从儿童生活出发,从童趣出发,文学性上高出一筹。她的有些诗已深入到儿童潜意识领域,故让人百读不厌。

十、任溶溶:把童趣推到极致..... 94

任溶溶的儿童诗,大多单纯、巧妙、好玩,读来异常轻松,写作时却动足了脑筋。但这不是“苦吟”的产物,作者的愉快、调皮、兴奋全在字里行间隐藏着。这是“教育”大旗下的游戏快餐,形象大于思想,趣味大于教育,好玩和快乐远远超过了其他。

十一、儿童小说的两种范式 110

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与《刚满十四岁》等表现建国后的儿童生活,有新生活的气息,也找到了新的文学范式。这时的儿童已生活在“组织”之中,小说已不再是“私人生活场景”而近于“社会生活场景”了——这是实际生活变化的文学反映。但萧平《海滨的孩子》等少量小说仍按传统范式写私人生活。萧平的文学实践中藏有大可探究的秘密。

十二、“战争中的孩子”和“孩子的战争” 124

为什么那么多战争小说都要写孩子给敌人带路?因为战争不是孩子的事,孩子在战争中没有别的能做的事,除非胡编。正是对于儿童小说的不当要求,导致了战争小说的雷同。刘真的《长长的流水》与萧平的《玉姑山下的故事》打破模式,致力于描写战争中的孩子的真实生活,突出了具体的人的丰富情感。